

參觀古戶「花祭」心得與相關討論

謝 聰輝

前言

筆者因為參加神奈川大學國際常民文化研究機構的「亞洲祭祀藝能的比較研究」課題，所以很榮幸地有機會在主持人廣田教授的帶領下，於2010年1月2日至3日，與其兩位助理及丸山宏教授夫婦，參與了愛知縣北設樂郡東榮町古戶花祭的活動。這是我第一次參觀花祭神事儀式戲劇的表演，也是首次拜訪真正的日本神道教家庭—伊藤勝文館長家。本著虛心學習和好奇興奮的心情，在微飄著雪的寒冷天候裏，連續將近二十四小時的參與觀察下，不僅親自體驗了古戶傳統花祭中，所展現的神聖與神秘兼具，嚴肅與遊戲並陳的豐富多彩情態，更帶回了滿滿的收穫與感動，以及對古戶的人們、土地與祭祀藝能難忘的回憶。行前，廣田教授已寄來早川孝太郎的《花祭》研究專書，以及相關的一些論文與報導；並於看完古戶花祭的隔天，在其研究所內補看了未看到的部分與相關的民俗藝能記錄影片，並且彼此交換了此次參觀花祭的心得體會；回國後，又接到其寄來的相關精彩研究，以及深入的補充資料。由於兩位教授與這些資料的協助下，筆者對於日本傳統花祭終能有初步的瞭解；因此以下結合個人在臺灣的田野調查經驗，與此次古戶花祭所見所聞中較深刻的印象，並融會李豐楙教授「嚴肅與遊戲」理論，略微分享幾點粗淺的心得，以及聯想到的問題意識。

（一）標示神聖空間場域的注連繩可能的來源

日本傳統花祭的目的與性質，諸多的研究者皆指出，可歸屬是一種農林業民族於歲末報謝天地、祈禳驅崇與祈求豐饒平安的年俗祭典。其重要的宗教本質意涵，即是透過祭祀禮儀的象徵與表演，不斷重複宇宙時間與土地生命「生→死→再生」循環交感過程；不僅為年、為土地送終，讓其休息並回復到原初混沌的狀態，更為重新孕育、累積與重整能量泉源，以啟動其再生的無限豐饒生命活力與無窮創造能力。這種類似的年終祭典在中國古書中多有記載，如《周禮·春官》龠章職即有「蜡祭」：「國祭蜡，則吹豳頌、擊土鼓，以息老物。」《論語·鄉黨》也有「鄉人儺」的驅鬼習俗；而此類的祭典除有嚴肅行儀的部分，具顯其神聖與神秘的意涵外，更有如《禮記·雜記》中所記，孔子與其學生子貢觀看蜡祭所親眼體會的「一國之人皆若狂」，如嘉年華會般的遊戲歡樂情景。

在花祭祭場建置部分，讓筆者印象深刻且想試著進一步討論的，就是「注連繩」的法物功能運用，及其在中日文化的意涵比較與來源探索。筆者因為是第一次在元旦期間訪問日本，所以對處處映入眼簾的、被豎立在車站、船上、市政府與各家戶的入口兩旁等地，成對的新年祈福神棚年松裝飾，感到十分的好奇與興趣，特別是其上的重要元素—稻草繩結「注連繩」。在古戶拜訪伊藤勝文館長家時，又見到其家入口、門口與神房中牆上四周、神案上、以及裝新年潔淨水的木桶上等等，也都有注連繩的布置，讓人感受到神聖又神秘的氣氛；而進入花祭會所與演出情境，注連繩圈繞於祭場四周牆壁上與不斷運用於演出者服裝上的裝飾，更具顯其原本宗教的功能：乃作為區隔神聖界內與凡俗界外場域，標示佔有與保護結界後讓神靈

能夠降臨的潔淨空間，以辟除不祥、防止邪惡污穢入侵的重要法物。可對照於小學館《國語大辭典》所記載的，注連繩又稱「左繩」與「禁繩」，在日本與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各地，一般在神前、社殿、祭場、鳥居、神輿與神棚場合，都會有注連繩標示其神聖的場域；而正月時的神棚、門、戶口、床間、竈前，也都布置代表潔淨與納福的意涵。而以新鮮帶有葉綠素、象徵繁殖生命的稻草所編結的各式各樣注連繩，在以稻米、稻草為神聖植物的日本文化中的廣泛運用，以及不同編結應代表不同意涵與契約的關係，筆者可以體會與認知；但此神聖法物為什麼稱為「注連繩」？「注連」一詞的意涵與其來源為何？則是筆者想深入追究的課題。

檢索「注連繩」一詞，似未出現在中國古書與道教典籍中，但「注連」一詞則常見，乃「接連不斷」的意思，且大多指涉為鬼祟所帶來的凶禍厄運更相注連的負面意涵；遇到鬼魅注連狀況則需要宗教人物加以解除，因此也發展出許多相應的儀式法術與符咒文書，但並沒有日本文化中標示「佔有」一定區域的用法。按成書於西元712年的《古事記》與720年的《日本書紀》二書中，分別有「尻久米繩」與「端出之繩」的用例：次田潤（1884-1996）《古事記新講》注云：「尻久米繩者，《書紀》有『端出之繩』，乃尻籠繩之義，即今之注連繩。」另日本承平年間（931年至938年）編纂的《和名類聚抄》一書，則將北齊顏之推（531-591）《顏氏家訓·風操第六》中「章斷注連」作「注連章斷」，可能是日本古籍所見「注連」較早的出處，然此與「注連繩」的意涵並不相同。而以繩索標示神事儀式空間場域、區隔界內神聖與界外凡俗的思想與作法，在中國道教六朝至唐代的儀式經典「設壇法」中多見，而且用以圈圍的繩索即叫「左繩」，很有可能是日本注連繩運用內涵的起源。如《赤松子章曆》卷一〈退盜章〉與〈疾病多怪收捕故氣章〉中，記載得準備「五色左繩，隨方丈數」與「左繩百一十尺」，其目的自是如《太上洞淵神咒經》卷十七〈召諸天神龍安鎮墓宅品〉所言，建壇區隔內外之用：「壇高二丈四寸，闊一丈二尺有餘，纂二十四莖，左繩三匝繞之。」

（二）在嚴肅與遊戲中交感土地及心靈的再生

以古戶花祭保存會所編印的花祭程序而言，由花太夫與宮人所主行的神事部分，包含乞水、請神、潔淨、安竈、布壇與最後的安鎮、送神等等儀節結構，基本上是屬於嚴肅的儀式行事；其儀式功能自以建立代表五土的「地之中」（土竈與祭場皆可象徵）的神聖潔淨空間，以交通「天之中」（湯蓋、第五根天柱旁祭天處皆可象徵），來迎送來自天上與五方諸土及當地山水神靈，以為居民祈禳與賜福。其中自有修驗道的秘傳法術傳統：諸如運用祭文、咒語、手印、符文與巫步等，作為與鬼神溝通的一組組密碼；和特定法物如神聖植物榊樹、鹽米與各式神幣、供品的配合，以及傳承的法器操作，完成其迎送、潔淨與奉納等等，強調虔敬、區隔與秩序化等嚴肅本質的儀式。

迎請神靈來臨，進一步即要歌舞樂神，即神、鬼與現場所有人，皆可參與的「花舞」儀節，亦是花祭活動最熱鬧、吸引人的高潮部分。其宗教本質自是透過演出者的歌舞動作與戲劇效果，發揮模擬與傳導巫術交感的力量，讓土地全然復活與再生，以及逐疫祈禳的潔淨平安；而其情境氣氛則是遊戲的歡樂、戲謔、顛覆與解放，讓每一個人在其中都扮演適切的角色，超越自我、拼賽投入與遊戲般地「演出另一個自我」，以尋求心靈的鬆弛放鬆與得到再生的

力量。如擔任舞蹈的青少年演員，長時間不間斷地隨著漸次強烈的節拍音樂跳躍、舞動與重踏、扭轉，所表現非常充沛、源源不盡的非常精神力，與汗流浹背猶如神靈附體般的竭盡精力地忘情舞蹈；其中象徵與表現的自是代表陽氣、元氣的青少年，欲將這股無窮能量與生命力，傳導給陰性、母性的土地。因此一次次的重踏震動，每個方位的左右旋轉，都是藉由陰陽和合的交融與驅逐鬼崇象徵動作，希望重起大地之母豐饒的生殖與再生能量；而與古戶這塊土地有「血緣」關係的演員，為其「母親」貢獻精力，也彼此忘我地在諸神前拼賽，演出最好最強的我，不僅具顯了「賽社」（藉著社祭拼賽藝能）的意涵，也藉此祭典通過儀禮，獲致新角色新身心的再生意義。

另如花祭中消防隊員：既平日預防火災，擔任保衛山林與社區生命安全的嚴肅責任；在慶典中又扮演帶動熱鬧、遊戲氣氛與鼓舞的角色。其或扶在竈前，或隨意走動，藉著飲酒與歌舞，解除原有身分的社會束縛，忘情地表達其誇張的叫好與哄笑解放的情緒；或時而出言批評、挑戰神鬼，或時而倒酒要給戴著面具、認真歌舞的演員喝，表現出顛覆的形象，甚至酒醉鬧場等等，但沒人生氣只有歡樂。而花祭迷、參觀攝影者也自由地進入舞場，圍繞在舞者周遭跟著跳舞、激勵舞者，成為神聖空間內、舞蹈進行中很自然的圖像。這正是節慶祭典中的遊戲表現，大家都在「遊」的形式中演出另一個自己，以此逆反的表演顛覆、混亂了原本社會的角色塑形。這種暫時容許破壞社會的結構、秩序，乃是為了鬆弛生活之憂、生命之憂，以儀式行為度過存在的危機關口，是工作之外、嚴肅之外一種遊戲精神「反常合道」的理想境界。

而遊戲中也有嚴肅的一面，表現於歌舞程式結構的秩序與對傳統的傳承堅持：如各種舞蹈以重複三回為節，動作配合音樂由慢而快而漸入高潮，且都依東南西北中五方順序進行，不論大人小孩時間皆相同；神鈴皆在右手不變，其他法器則在左手可變（如扇、木劍、真劍、花笠與神幣等等），神鈴與扇子皆先閉後開（先以食指緊按神鈴、五指閉扇），而後振鈴開扇。此「三」、「五」為陽數，配合土地之母的陰性，有啟轉陰陽發育之樞紐，重構《老子》：「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三生萬物」的宇宙創世與五土五行孕育開化之功；而神鈴由靜寂到復響，配合通鼓之聲、竹笛之音，有如響徹太寂之境的新聲，猶如天地陰陽和合與交融，重新可匯入整個「道」的循環秩序中。另外山見鬼與榊鬼以及其伴鬼，所持法物斧鉞雖重，但皆須進行上下與五方的劈砍，既是混沌開闢創造，亦是驅逐鬼崇瘟疫的象徵；其戴著凶猛面具下巡視各方所表現的咒眼神力，也表現其欲以「非常神靈之力剋治非常邪惡之力」的法術功能。另花太夫重演以樹枝拍打榊鬼並與之爭執榊樹枝，以及利用「知名巫術」對話加以收服的演出，亦應有「宇宙開創、秩序重構」的儀式象徵宗教意涵。而花之舞中，大人比小孩還緊張地或牽或抱堅持維持四方隊形的認真態度，演員服裝不整時馬上為其整理，動作不熟時在旁示範帶領，沒精神時要其振作，皆可從演出者皆是當地社區子弟，解讀其中土地與血緣的密切關係，以及所承擔花祭的責任與義務。

結語

這一次日本古戶花祭的調查行程，真是一趟令人驚喜與感動的難得經驗，特別要感謝的是廣田教授和其研究助理人員，以及丸山宏教授夫婦的細心安排與協助。雖然只是初步接觸，

但對整個花祭禮儀藝能活動所展現豐富的意象與文化意涵，深深引起我高度的興趣，也結下了不解之緣；其中諸多的宗教功能內涵與藝能展演美學，以及跨文化的比較研究，希望待自己慢慢再深入熟悉與充實學養後，能有進一步地探討與研究成果。

參考書目

早川孝太郎，《花祭》，講談社，2009。

次田潤，《古事記新講》，明治書院，1966。

李豐楙，〈嚴肅與遊戲：從蜡祭到迎王祭的「非常」觀察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，88，臺北：2000，頁135-172。

廣田律子著/夏宇繼譯，〈鬼面假面的造型－從日本與中國的事例看咒眼的表現〉，收錄於王汝瀾等編譯，《域外民俗學鑒要》（銀川：寧夏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228-246。